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整菴存稿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 龔鵬文

中書臣 劉源溥 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 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 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 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整菴存稿卷七

明 羅欽順 撰

序 一十五首

贈大司馬廖公參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江南形勝之地蓋莫有過於金陵者矣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四海寔於是乎定都經畫規恢封植維持既勤既悉城郭之高廣宮闕之壯麗官署之整飭衢陌之寬平士民之浩繁貨財之豐溢文物之炳煥威武

之赫張自有金陵以來蓋莫有盛於本朝者矣及文皇帝遷都於北乃號茲地為南京實惟根本所係内外守備莫非重臣而必以尚書一員參贊其事自非老成持重明於大體克勤小物者莫預其選厥惟慎哉百數十年之間軍民百萬之衆所以熙熙然遂其生樂其業以興夫孝友睦婣之行而内姦不作外患弗侵凡以參贊之得人和調有方剛柔相濟以克遂臻茲也其為朝廷所倚與夫在左右作股肱者亦何異哉尚書率用兵部

欲其節制之歸於一爾近者其員告缺廷議僉屬之東  
光廖公遂首薦之時公方為南京吏部尚書詔改公兵  
部降之勅俾領參贊之寄士夫皆相慶以為得人蓋公  
之為人沈靜端莊篤於操履遇事必精慮未嘗輕發既  
發亦不可回尤喜讀書微言奧義多所自得官京師三  
十餘載間將使指曾不踰千里外而四方吏治之得失  
民情之疾苦風俗之蠹惡鮮不究知蓋其留心於世務  
然也乃今膺受茲寄其於操縱之機緩急之節夫安有

發而不當者哉然自頃逆藩構難禁旅南征龍蟠虎踞之區肆為封豕長蛇之囿人情物態之憔悴亦云甚矣則公之在今日勞心焦思當但已哉將欲利人必先除弊弊有一朝而可革者存乎斷有須磨之以歲月者存乎誠斯二者皆公之所素有也以舉邦政以奠邦畿以馴復承平之舊觀而奉延聖祖之澤於有永不於公有望哉於是太宰白巖喬公與諸公言宜致一言之贈而屬筆於欽順愚非能言者顧比歲三遷皆辱承公後契

誼非他人比其又可辭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光紹丕圖茂隆化理臺省重寄率惟老成虛心以聽其設施舍已以從其獻替百官承德奔走事事各期傾竭底裏以贊成太平之治於無疆虎風龍雲其可為千載一時也已猗歟休哉梅軒先生湘源蔣公為南京戶部尚書方踰年一旦以年踰七十力求致仕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之公喜如弗勝或謂公釋重負而即

優閒其喜宜矣然當此之時上一心方以興事建功  
為務顧獨為山林長往計毋乃傷於果耶朝廷亦毋乃  
曲徇其情而非擢公尚書之初意邪欽順以為不然夫  
君子固汲汲於事功亦未嘗不兢兢於名節其於進退  
之際豈苟焉而已哉蓋有禮義以為之權度也是故義  
可進而進精明之治固將由之以臻禮當退而退廉恥  
之風亦必由之以長其於世道豈不交有裨益乎哉公  
歷官中外不亢不隨嘉績清聲孚於上下歲月逾邁心



力既殫於是懇致為臣而奉其皎然無滓之身以退其  
可謂合於禮當於義矣清風所激頑懦斯遠斯固盛時  
之所不容少者朝廷亦安得而不從之哉初公與其弟  
敬所先生同登成化丁未進士公筮仕得縣令九遷而  
至今官敬所先生今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不惟名位相埒而忠厚正直德望並隆天  
下之清議皆歸焉少傅公擁翊聖明義均心膂殫謀畢  
慮惟日孜孜公茲歸老於鄉乃獲以時剪荆棘於先塋

薦芬芳於祖廟以慰其春雨秋霜之感其於忠孝之大節於是乎兩得之矣公之歸也有褒勅有傳舟歲有興夫月有廩粟凡諸尊賢優老之典咸備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弗信已夫行李首途衣冠咸集既酌之酒復贈以詩凡以申愛仰之誠而篤交遊之誼也詩既盈卷少司徒蔣公謀於大司馬廖公猷以首簡見屬欽順獲游公伯仲間辱知辱愛非一日矣顧雖無能為役而義有不得辭者於是乎書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兩京固士夫出入往來之地然自南而北者人之屬望  
視乎自北而南者每每有如此其故何也蓋臺省之建  
雖兩京如一而事之在南者良簡事簡故其責稍輕即  
有弗勝於天下大數亦無甚加損也若夫京師則凡大  
議論大政令之所從出一言之善將天下賴之一令未  
安其害或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夫人屬望之切固其所  
哉長洲吳公南夫初舉進士入翰林累官至侍講學士

時望已駸駸屬之矣及來南京為國子祭酒為太常卿  
前後幾十年公文學老成才猷宏遠富有建功立業之  
具而久淹散地僉謂非宜及茲乃被召為禮部右侍郎  
一時人情無不欣慰行有日臺省諸公遂相與賦詩贈  
之詞雖不同而屬望之意皆至清卿邊公庭實以余與  
公同年且嘗同官徵言於羣玉之首余不得辭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凡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次  
第收召而聚之本朝議論設施激昂奮迅蓋將痛洗近

年以來因循膠錮之弊期於光明正直可大可久以仰承祖宗列聖敷遺之休其意氣可謂盛矣然而識者於此猶或私憂過計以謂時難得而易失機易弛而難張人之所見不能盡同而發於議論者常苦其難一也夫議論不一則其取信於上也難厥孚未交而太平之效恐未可歲月冀也凡有斯世之責者亦安得而不加之意乎蓋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二三人皆忘其有我之私而惟理之是順則所以發上下之志成久大之業自

然之應固有不容已者豈待勞心於智數之末以嘗試遷就於其間哉欽順愚無知識蓋嘗竊有聞如此舉以爲公北上之贈意亦不爲不至也公往方日與諸君子下上其議論以見諸行事而求所以慰滿夫人之望者亦將有取於斯言否乎

慶宗老季黼翁承恩冠帶序

皇上嗣登寶位爰稽典禮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內凡民年八十人所敬服者賜冠帶以榮身蓋優

禮高年王政之先務也一時山林遺老往往纓冠束帶  
北向稽首戴帝德以欣然莫不自以為非常之遇而其  
為子若孫者感激欣幸尤有甚焉不必家之有餘皆黽  
勉營致酒食會集嘉賓以樂其親之心而侈上賜凡曰  
親友又相率而往為之助喜以儀物為未足則於作者  
之文詞以重之蓋朝廷一令之下本乎人情而人心感  
動之無間乃如此如使王政畢舉天下之和平也何有  
哉吾宗季黼翁素有鄉曲之譽及茲年適八十士君子

遂相與言於邑大夫奉冠帶以加於翁翁世家邑西原中族大而顯其先君子薊州二守清儉醇厚有古人風惟翁式穀似之翁之存心處事質直周慎其族父大參崇本公嘗特稱之以勉諸弟子凡世俗千岐百轍營營往來自以為計之得者翁視之若無見也其為人若此故今以耆壽榮被恩典而人心之歸重翕然翁有二弟季黻季拭一女弟歸故少司空張公封恭人今皆無故壽皆七旬上下四子絢紀綬紉皆克家從子若孫又以



十數計天倫之樂非人所及而重以稀闊之恩其得於  
天者厚矣抑亦脩諸已者有以迓承之也古者王化大  
行閭閻畎畝之間人物之長厚有不如翁者鮮矣試以  
翁而槩之今日僅千百之十一蓋寵章可以倖得而年  
德相副乃為至榮人心所以翕然歸重翁者夫豈有所  
私哉司空之令子上舍生寅素篤渭陽之義將以茲月  
八日翁始生之旦敬舉賀觴謂酒食非所以悅翁屬余  
一言以鋪張其盛美余非能文者然與上舍姻家雅知

翁為人蓋不能不為之喜顧無以為助則鄙陋之辭敢有愛乎詩云委委蛇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翁有之矣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則上舍與余所同為翁祝願者也

奉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殄戮姦兇大明黜陟舊章成憲申飭無遺其年冬欽順首蒙恩叨復舊物既而以上兩宮徽號之故誕推德意嘉惠萬方明年春詔書至吉於是欽

順之大人以季弟欽忠備員銀臺由翰林編脩進封中  
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三從伯父孤峯先生以年耄  
而行脩也得賜冠帶榮身蓋更化未幾時而欽順一門  
之內受恩稠疊如此其為慶幸何如其為感激何如其  
在伯父先生則尤為竒遇也蓋先生方弱冠即負文名  
提學每小試應舉諸儒先生率居甲乙之選始自景泰  
庚午迄弘治乙卯周旋場屋凡十二三科而庚午之秋  
則先祖司訓府君天順己卯則大人封君皆中式欽順

於弘治壬子二弟欽德欽忠於乙卯亦皆叨與薦名先生  
獨竒蹇無成雖志不少衰而身則老矣知者蓋莫不為  
之嘆息孰意其有今日之遇也哉夫曠蕩之恩不常有  
大耄之年不多得吾鄉素稱多士竒蹇如先生者亦不  
少矣而年與恩會則稀類終老於布衣此先生之遇所  
以為尤竒也先生美鬚髯長身玉立儀範詳罄出言有  
章孝友博叙於家庭膏馥沾溉於子弟雖年登大耄而  
於禮節之細未嘗不致其謹也昭受天恩夫何愧哉初

書至吉時欽順即欲有言為先生慶先生曰姑及吾誕辰蓋八月十七日也已而鄉邑有警先生復以書來曰古人舉事多於歲首矧拜天恩重事也吾謹卜以春正近者大人封君以迎養東來間詔欽順文當先春以往切惟朝廷恩德隆厚有如天地欽順兄弟無能方寅奉庭訓夙夜祇勤以圖報稱於萬一惟先生所以訓飭諸子若孫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朝廷也哉詩云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能保艾其後使之勉

勉焉一惟忠孝是由或出或處無乎不可是即所以報朝廷之大德也誦斯言於先生殆亦贅矣要亦臣子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夫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三從父西阜先生壽登七袞七月朔旦是惟初度之辰欽順方侍親里居乃敬奉卮酒為先生壽而申之以言曰先生童稚窮經白首無遇飯蔬衣布棲遲衡門可謂困窮也矣然以欽順觀之身雖困

而道則亨鄒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先生有焉夫孝弟忠信為政之本必身有之而後子弟有所矜式惟得其位則所及者廣無他道也先伯祖明遠壽官性行高簡壽至八十有五而卒先生事之蓋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於事繼母尤恭雖其卞急少容亦終身無忤與異母弟處自少壯至於今墳簾和鳴允為既翁素性剛介嫉惡如讐舉止類疎而見事特敏與人論說往往輸寫肺肝或就之以有謀必沮其不可者贊成

其可者亦甚斷也先生之為人如此可不謂之君子乎  
夫有君子之道於身斯固可貴也已作賓大族多歷年  
所身教默移言教薰厲其有益於人子弟也可一二計  
邪夫遇不遇命也士之遇者不為少然或有其位而一  
無所為其於世奚益又其下者惟志於囊橐以肥其妻  
子至於悖理而傷教若罔聞知此其人雖貴祇為人所  
賤惡焉爾視先生可同日語邪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夫道合裋身功存養正其為可樂今猶古也無疆之



壽孰不為先生願之先生有子欽藹漸涵庭訓文學日  
進益成王祐之志者允屬二郎諸孫雖早孤如春如靖  
皆朴茂可喜又以知先生有無疆之慶矣欽順學道不  
敏而事父未能所幸諸父中有若孤峰先生及先生及  
守菴先生壽皆六七十歲以上朝夕聚處詩酒倡酬談  
笑甚樂猶得藉以自慰凡今日所以為先生願者又豈  
他人比哉欽順言雖不文而事皆紀實知言之君子得  
而讀之有以知先生之壽非幸也宜也茲其所以為可

願也

慶義官王君六十壽序

三十年為一世。人歷世至再。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於四世百有二十年。極矣。雖堯舜之聖。未之有過者焉。昔康節邵先生著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人生一元中。得年多者。僅百二十少者。往往不及五六十而止。此生之所為可貴。而壽之所為難得也。然而脩短之較。據耳目所及。若有相懸絕者。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觀之雖百十年間猶旦夕爾苟非自知其生之可貴有以自立而無愧乎為人亦何異蟻蠓之出沒於旦夕間哉故或壽而榮或壽而辱或不必壽而其名永存要觀其所自立何如耳古之聖賢特立於千萬世之上乃能與天地相為無窮此其道固非有異於人而知之者鮮矣流俗之與居機事之相移囂聲之相聒靡然相隨而化者十常八九故其雖生而不足貴雖壽而不為榮是豈不可惜哉韓子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

以告者不仁也有如王君紹堯其殆可告者歟王君余姻大桂林楊公之姻弟也公之子榮祥志整於君為甥榮以書來言君今年壽躋六袞弓文為慶且云君之先子雅自振邁以輸粟受冠帶之旌而君克世其美為前郡侯張公孟端所重君所居在郡城中而趣尚悠然若無異於山林有子琮珥珊皆讀書克家君茲暮景甚適可謂榮矣願無靳一言余惟今生齒極繁一城之中得壽如君者當不少高文大軸出於名公才士之所摘親

戚交游之所奉持以為慶潤增華屋而輝映几筵者蓋  
往往有之然不過以飾一時之耳目雖有至言妙義服  
之終身可以無斁而能注心者鮮矣則言亦何容易也  
顧君榮於余為至戚惓惓以請且韓子之戒余常誦之  
其又可默與夫以君居繁會之區而有山林恬淡之趣  
其發言制行必當有取於君子壽而榮也固宜繼自今  
誠益謹其言益修其行疊疊焉惟善義是由以超然於  
流俗之表斯其為榮且貴胡可勝道也昔詩人以萬壽

祝君子必曰德音是茂余之言所以為君壽者其義豈不有同於詩人者乎

壽桂林千戶李君序

余門下士有桂林李氏兄弟者皆升自鄉舉行皆稱其文其兄曰鸞今為崖州學正弟曰鶚歷事南京刑部已及瓜矣鶚歸有期乃來拜請余文為其尊人千戶君之壽余惟愛二子因以知君之平生以為在今武弁中未易多得於鶚之請遂不辭君先世本湖廣大冶人自其

高祖始以戎籍隸桂林中衛為千夫長至君而材畧傑  
出且旁通經史諸書喜從儒紳君子遊以廣其聞見慨  
然以功名自許會諸洞徭獍多弗率屢遣師征君率在  
戎行積功多擢累千夫長出入大將軍麾下贊謀效策  
每協機宜廣右士夫至以文武兼材稱之見於文字有  
足徵者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賢乎今茲花甲一周歸  
然武弁中老成人有子八人皆能讀儒書習舉子業鸞  
與鶚固佳士其他若庠生鳳儒士鵬鷗輩亦皆駸駸嚮

成於是李氏自大冶來垂百餘年而君父子之間聲實蔚然將遂為桂林之望其所以自致蓋必有過人者矣然余因而有感焉國家蓄養將士恩德至深祿賜之饒累世不乏誠有資其用耳自頃狂奴悖隸乘機竊發實繁有徒征討之師所在成列然而月靡聞於三捷凶或見於輿尸豈非忘身殉國者之鮮其人而偷生避死之心勝邪是可慨也已夫人之生死有命非可避而偷也況義有重於生者邪又況舍生者未必不生而偷生者



未必皆能久生也漢之雲臺唐之凌烟閣其所圖之人孰非忘身以徇國者而往往身名並顯壽考令終柴周之樊愛能何徽高平之戰固巧於偷生矣踵未及旋而遂為世宗所戮非其明驗也歟有如君者奮自行伍竟長千夫當其提戈斬級之時義勇赫張寧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在式克至於今日休彼偷生之徒雖幸而免於王法使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鋒鏑之下能死人哉噫今之武夫胡不此之思也余於是益羨為難得而

願天以難老錫之以達觀其諸子攀龍附鳳之盛遂序  
次為文如此蓋既以壽君又庶幾聞之者之或有所警  
云君名經字大綸六月十有七日其生辰也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仕宦而至八座行年而至七旬此皆清明淳厚之氣之  
所鍾固天之所命然君子不謂之命者貴夫人之自立  
也清明淳厚之氣人之得之於天也宜亦不少顧無以  
養之則不充夫氣之不充者周旋必有所虧念慮必有

所歎其於大受而遠到殆非所可冀即使有天幸而官  
且大壽且遠亦難免乎詬辱之集掩覆之勞其又何足  
貴邪此無他凡以多欲之為累耳苟其人寡欲則理與  
氣合而妙用無窮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人皆見其可愛  
而不見其可惡也見其可敬而不見其可訾也夫如是  
而服大僚享高壽則固卓然有以繫一時之望此其所  
自立為何如而奚獨命之云乎南京戶部尚書古歙胡  
公始由進士發身官累遷而正今位歲在甲戌壽登七

旬初度居期南都卿士大夫皆相與登堂致慶羣談嘖嘖莫不以賦稟之異稱公然自欽順觀之則公所以自立者蓋有道矣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守法奉公愛民惜費厥心罔不自盡而未嘗從事於貨利之殖聲色之娛廉潔之存始終一致蓋所稟既清且厚而養之者又一宜其官愈大而愈稱壽愈高而愈榮非近時人物之卓然者哉先是公嘗連章請老上念公清慎老成勉留至再然公意猶未已也夫七十致仕雖則常禮而自昔

君天下者必以無遺壽者為道蓋經事久閱理多足以  
斷大疑決大政而幹旋大變者惟老成人則然此皇上  
所以不能釋公也公既壽且康而謀猷克壯固宜以體  
國為重豈其以決去為高哉凡為公之屬者莫不喜公  
之壽願公之留惓惓頌壽之忱謂非文辭不足以達之  
也則相與屬之欽順欽順素辱公愛不為非知公者雖  
不敏敢敬書此為天下壽公留公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斯文之在天地間必於其人焉是託其人之得與於斯  
文者天也天以斯文託諸其人矣宜必從而佑之是以  
福祿恒集於其躬而禍害終莫之及孔子曰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固其理也我國家誕敷文教亦  
惟濟濟多士是資頃歲賊瑾盜權仇視縉紳拘囚黜罰  
殆無虛日而百度以之皆舛我師西涯先生李公嘗受  
遺先帝方為輔臣之首名高而德厚瑾獨不敢以非禮  
見加公夙夜憂勤彌縫調護於其間所以為斯文計者

無或不至及瑾伏誅以死而公之志益伸於是申飭舊章削除密網顯拔幽滯登進忠良俾斯文之命脈垂微而復振事勢已定乃從容乞身而退以休於家伴與優游以介眉壽今茲荐登七袞非天之所佑其有是哉欽順遠門牆凡十有五年矣有自京師來者輒奔問公起居以今所聞較之向之所見聰明志意曾無不及有以知公之福祿蓋方殷而未艾也今內而臺省外至藩方居高位當事任者往往多公之故人與其門生弟子

微言輿論人懷所得既以見諸行事其有不合亦必於公焉質之几杖之操箋牘之貢日相繼於門下而公皆樂為之盡其出也源源不窮身雖退藏於家而道未始不行於天下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願公之壽千萬以為期況於門生弟子有位於南都者凡十有一人大司馬喬公宇先期訂議期各賦詩一篇以效南山之祝詩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為韻而韻不及欽順則俾序於卷端欽順學日落而業日荒無能副公教愛之一



二方深愧悚尚敢以不腆之辭瀆獻於門下哉然非辭則無以達區區祝願之誠是以不敢終讓凡公之文章德業與夫歷官本末有非淺陋所能備書敬書公克壽斯文之大節以為公壽以見天之所以壽公者誠有意也

慶張母羅孺人五十壽序

余嫺家藩檢張君有賢配曰羅孺人今年壽盈五袞十二月十有二日其生辰也其子邑庠生律將以其日率

諸弟術徹張筵為慶預來謁文以申其祝願之至情余  
不得辭也嘗觀古詩人之於君子所以祝願之者既曰  
萬壽無期矣又曰遐不眉壽既曰萬壽無疆矣又曰遐  
不黃耇何其抑揚反覆勤勤懇懇如是哉誠以其有益  
於人之邦家故惟願其久生於世也余次兒珣為孺人  
長女之壻閨門懿行余因與有聞焉而知孺人為女中  
之君子也然則眉壽之祝在今日獨容已邪孺人之父  
是為大司成冰玉先生母宜人闕里孔氏孺人自幼明

慧雅飭讀書輒了其大旨女工精緻而書數皆通在諸女中尤為父母所奇愛及歸張氏其舅則少司空栢菴先生姑則封淑人羅氏羅淑人治家嚴整嘗歷試孺人以事亟稱其賢謂他日必能守其家法孺人事舅姑孝謹始終如一日尤善相君君既赴官湖藩孺人獨留主家政事無弗舉君遂得一心奉職無復內顧延明師以教諸子而早夜程督加嚴不為姑息律由是學業大進名蒸蒸起庠序間術徹皆知所向方為善士張大家也

孺人為婦為母實多裨益宗族嫺表率能道之非一人之私譽也由此觀之不謂之女中君子可乎人生至六十始以壽稱而五十者開六之端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又累進而盈百焉且復過之茲固律等為人子者之所深願凡其宗族姻表素聞孺人之賢而欲為張氏久遠計者又孰不願其享有遐壽以裨益於無窮哉此余所為不容已於言也吾兒辱愛有年教均諸子弟疎懶未能副所期待其季女之壻曰王翥姓名方著於鄉書

此則所謂乘龍者也今皆預捧觴之列蘭芳玉潤鵠峙  
鸞停萃於一門亦云罕矣孺人之所為可慶者將不愈  
遠而愈大哉

封監察御史喬公輓詩序

天地間惟感與應其變固無窮其在人也則有中節與  
否而世道之隆污人事之得失皆於此乎係是故感應  
之際賢者之所慎也今夫善人君子之卒聞者孰不哀  
之然哀之者於其人或素交或嘗一面或驟聞其平生

則其情之所發或淺或深自有不能同者以夫概聞之列而哀悼之情有若素交然者嗟嘆之不足至乃形諸悲歌而不能自己焉茲其情意之篤至謂非深有所感而然哉封監察御史甯城喬公以孝友篤誠嗣其世德著稱於宗族鄉黨享年七十有七考終牖下時其令子某以察御按治江西聞訃哀甚一時寮吏邇者造庭遐者走使既皆吊慰如禮而凡昭受知遇者尤深感動乃相與作為挽詩以致其情此卷則吾吉郡守張侯淳為

之倡郡寮屬暨鄉大夫士從而續之凡若干首察御之  
按吾藩也庶政之予奪羣吏之激揚惟公惟慎其所以  
感乎人者深矣而其尊人之賢德又雅足聽聞榮養方  
隆遽茲奄棄致吾寮御未及瓜期以去而君子咸失所  
依則懷賢感德其能已於言乎習俗日流上下之交文  
有餘而實不足其尤薄者至不免身為土芥彼既得此  
於其上則於其父母之戚固漠然不一動心茲亦感應  
之常然君子未始不為世道慨也由是卷而觀之有以

見察御得人之深諸君子用意之厚其於古道幾焉是  
豈不可傳乎公雖沒而有令子能得此於人人其令名  
之在天地間將必有永矣張侯欲章諸作者之意爰以  
子夏之任委之鄙人鄙人不敏顧義有不得辭者輒原  
感應之理以為之序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為五七言古  
近體詩百五十首啟一首贊辭一首凡百五十三首皆



手筆也先生諱孔資字愛同別號歸叟初起明經為霸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將母歸歸二十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實歲惟謹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占籍新野竟起鄉薦為內黃訓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沒已數年而先生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古簾中寶之過於琬琰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訓導高郵乃出以授之麟於是釐為長卷以便諷誦某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

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  
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圓勻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深  
險澁以為工偏枯側媚以為奇者未可同日語也蓋先  
生為松臞魯學士之甥早歲即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  
翰往往似之語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自有  
來矣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繼述之善  
乃三世比為儒官自世之偶挾一長遂軒然得志於當  
時者觀之謂之久屈可也屈之久者理無不伸茲麟方

以仕學蜚聲其殆以先生顯乎先大父司訓府君與先生兄弟交竟以愛女為儒士君配而欽順之為童子又嘗受業於儒士君乃今視麟猶兄弟也麟因以此卷屬為之序顧惟生晚聞見寡陋敢以不腆之辭僭序先生之遺稿哉遜避久之而申屬益固則念夫尊者之出入容有子弟為之先驅者用緣斯義而概書其本末以引於卷端如此使夫讀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蓋有在於詞翰之外云

鳳臺別意序

鳳臺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馬白巖  
喬公希大奉常白樓吳公南夫大司成梅北魯公振之  
少司成雙溪汪公器之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東谿鄧  
公宗周所和為五言古風者二為七言近體者二十有  
六凡以為陽明王公伯安贈而篇中所寫則難別之意  
為多繾綣綢繆至於再三而其意猶有未盡也陽明才  
雄而學邃志高而識遠方受知明天子陟都憲奉璽書

以撫臨江湖閩廣之交憑高宅深十數州郡之地正君子得行其志之秋其行壯矣胡難乎其為別哉蓋凡陽明所有皆諸公素所敬重焉者聲同志合不假外求道義之交深文字之會密實天下之至樂也一旦別以千里逖遼南北於其所謂深者固無在彼在此之間而其所謂密者則於是乎遂疎三益之良參辰相望其情之有不能釋然者不亦宜乎雖然王命孔嚴民望交切驪駒在路不可留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所

性之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於設  
施必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待也在  
乎加之意而已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別然其意未嘗  
不兼出於此此其所以為君子之別也歟卷既成東谿  
公攜以見過謂欽順曰子素與陽明善而未聞所以為  
贈者何今茲卷之首簡猶虛子其實之可也欽順遂復  
於公曰陽明固知我真雖無一言將不以為簡以公命  
序茲卷而致之陽明亦必不以為煩敬受而序之

雲亭鄉約序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於龍福寺中者凡十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即時以成夫禮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為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禮者見者聞者既皆以為非是亦何憚而不改耶此無他莫或為之倡焉耳夫習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一家始鄉約之議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之衆人輒從而和之一家行之一鄉輒

從而效之俗之變而歸於厚也何有哉凡今日之約皆  
目前近事易知易行會議之人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  
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  
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之志也議初發於西澗曾公  
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如響卜日徵會一惟西澗之聽  
會之日宿雨初霽四山如拭草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  
出所攜相與宴飲獻酢交錯情意胥洽真所謂魚川泳  
而鳥雲飛者酒半乃相與分韻賦詩人一首南山尹公



既出韻且言曰詩意宜一切以正俗為主勿為留連光  
景之辭皆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徧遺諸大家宜鈇梓  
以便草印雲江尹公曰事專則易就吾其任之某因人  
成事曾莫效微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有不容  
不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正尹文和公  
書又次西澗初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者  
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整菴存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整菴存稿卷八

明 羅欽順 撰

序 一十五首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為瀛洲會或時當  
休暇禮直送迎則遞主之所以通情愔申綢繆崇文德  
而永歡好也其或詩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今歲春  
夏之交少宰楊公以會興副總裁訖事來還少司徒鄭

公當奉慶萬壽表北上太宰林公首徵會於其第太常  
李公翰林吳公繼之諸公復雅志雞鳴山之遊某實躬  
治具葢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惟玉堂壁水二會嘗賦  
詩焉而玉堂之詩實行壁水之韻皆聯句也聯句成章  
又皆即席以和而某以疾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  
乃稿示俾追和焉司徒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  
贈既成卷因附以二會倡和之篇惟公宏才敏識久淹  
南都羣情屬望謂旦夕當聯八座茲以事入覲或者遂

留侍黼座用資謨猷位益尊貴益重欲如今者會合遊  
娛觴咏從容之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披卷哦其詩而  
憶其人其能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與  
學清文重當時雖暫分留務抑亦歲時間耳行當與公  
追逐槐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某狷陋鄙滯用  
不適時瞻望儀型當日以益遠公倘不疎棄尚幸時賜  
一言之誨哉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有余之為言足乎一已而及於後世之謂也天有顯道福善而禍淫慶固不可以苟得其有受天之慶至於數世而未已者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邑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諸積善之家矣乎蓋惟有余是以克永衆目攸覩華扁昭然其豈無其實而姑假是名以為其堂之美稱乎惟蕭氏居吾邑東南桃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君曾大父德贊翁以至於君奕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

內之事則相率為之分外之事一不為是以既明且昌  
而其勢猶盛庶足以興事富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  
無憂患之干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冀  
此堂之所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題其名  
聞而知者嘉其實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善固人情所  
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所同然者而發之詩  
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得三百十有  
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惡或婉致其辭

或直陳其事其為體雖不一要以明是非寓勸懲焉今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為美雖美而其辭無溢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於是君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然竊以為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之或傳於他姓則蕭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為勸固無不可讀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



凡若干首

習靜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為以志養者一日過余西岡里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孤克勤自植詩書之誦習常業之經營所以祇承其先履幃其後者甚矣乎其用力之勞而成功之不易也今年五十有五矣某兄弟不肖仰賴庭訓粗若有知家君以爲志之所未酬事之所未遂者若有可委頗思自逸以休

其神明數年以來漸省外事雖衿佩之請益者猶未絕於丈席之前而塵埃之汚人者不使得至於明窓之下淨几之上也蓋歲多暇日日多暇時往往閉戶焚香斂膝危坐而游心於恬澹之境其靜中若有以自樂者因自號曰習靜愚人某將告諸士友以求咏歌其所志惟先生序以先之余曰勞久而逸之思動久而靜之慕此人情之常也矧尊君植於早孤其勞為甚及茲暮年而有子則其思欲靜處以自休也固宜雖然人動物也自

有知之後未死以前不能一日不與事物接酬酢云為  
有不容不動者尊君固將屏事絕物漠然一無所聞問  
使其身心如槁木死灰然哉其亦別有說邪蓋吾聞之  
天下之動莫匪氣機而是理之存主乎其間者則固本  
靜萬古如一誠有見夫天下之至靜而主之則雖萬變  
交乎前左酬右應自中宵綮從容暇豫沛然常若無事  
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苟惟外物是絕內寂是耽  
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老成

吾所願見幸得面請其說從而著於篇未晚也況乎詩  
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勅天之語先歌  
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不同請姑後  
之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先生之言固  
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為計乎序與詩之先  
後乎哉且德車不可屈致龍門未易泛登高談奧論家  
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幸筆之於卷俾某奉以歸而質  
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確不得固辭遂次第其語

書之以為習靜詩序處士名士禎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處士羣從簪組蟬聯聲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見然有子如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

### 枯復詩序

枯復道人今之名有道者當其望八之年偶嬰疾危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至於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輒然笑曰茲豈余之謂乎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為吉之龍泉令為監察御史以聲

績將致高位然所志不存一旦棄其官去為尋真之遊  
凡世所稱諸名山無遠不到遇異人高士輒相與研窮  
道術而悉取其所長以自資人徒見其老而不衰無能  
測其所得之淺深也去年春余過訪姻友陳上舍元善  
於池陽獲與道人胥晤問其年八十三矣坐自旦至午  
不移席每舉觴但微醕而談吐益健往往雜引僊經顧  
余早歲亦嘗玩其辭益切向之後因讀晦翁感興詩乃  
已以此猶頗能酬答或巧相詰難以為笑遂相與如平

生歡酒數行元善起而請曰祚嘗為吾師求得枯復詩  
數什莫任為之序者今吾師與先生言如有合敢丐大  
筆以弁諸卷首斯則重為枯復之榮道人亦欣然起酌  
余曰榮枯在先生筆端矣余惟枯楊生稊易著其象顛  
木由藥書有其辭茲固物理之可徵者衰老之人理無  
再壯而黃髮兒齒嘗詠於詩非所謂復榮者乎然自吾  
儒言之皆定命也惟道術家則以是為有道之符今道  
人之志於道也甚專而其精力風神不以疾減不以老

鑠自非有得何以及此第不知果能啟元命之祕養成  
所謂神丹者否邪蓋余嘗論之靈均之賦遠遊子房之  
學辟穀意皆遠大道則靈均為精如其志有成固將駕  
風鞭霆以遨遊八極遺濁世而獨立留不死之舊鄉庶  
幾乎來者之畢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其事非天下  
奇男子孰能辦之余既拙不能為於道人不能無過望  
也遂書其說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又以俟夫知者區區  
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姓其字大信世為池陽人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臨  
潁賈鳴和先生今為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慕其  
尊君樂菴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雲之圖  
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然狄公之赴官并州也  
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蓋有不可得  
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光顯其親今先  
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二十人每晨昏相

率侯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郭令公領之而已先生雖遐邇侍下而凡所以節寒暖時溫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公嘗以先生初命被封為翰林編修至於今而先生位望日高文名日遠方駸駸於大受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者蓋累累有人文物衣纓聿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於斯為盛心志之樂可勝計邪夫以其奉養之周也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公者殆猶百

川之匯巨壑在先生宜若可以少輟其思而顧不能自  
已茲圖之作蓋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  
壽無疆也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寔惟初  
度凡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因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  
首以為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  
屬為之序蓋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參  
秉政機卒成取日虞淵之烈心之疊疊孰非前日瞻悵  
之充今觀於茲圖有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思信無

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相似者即此心而充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蓋未可量尚及見先生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為空言也夫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為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軒蓋

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叅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於茲軒也謂不可以無言於是或為記或為賦或為銘為頌為五七言古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鈐諸梓以傳久遠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辰進士敷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

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惟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璽書膺重寄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設施精審激揚予奪務有以協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無弗受其賜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弗暨茲軒雖美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來於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慮以為發揮運用之地者鮮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

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茲軒者況乎  
諸君子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以往莫不以無窮  
事業為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忘哉欽  
順衰病空疎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一二而知  
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敬為之序而  
不辭

七星文集序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夙志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志早

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而為  
文固宜道麗瓌奇鏗錡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莫與之  
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志於不朽  
者不以辯博高天下為足恃必將深求斯道而載之以  
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  
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出方幼學把筆為文字  
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  
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



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  
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忻然應之長篇  
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  
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沖懷遠度千古  
為期反約窮深惟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  
非取舍之公酌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  
苟使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為有  
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

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亡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先生既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為言侯曰是在我歸即謀於泰和令區君時行徵稿其家得記序等文十有八體凡幾百十首釐為若干卷刻之堅梨

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考與邦人士謀來謁余序夫有  
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  
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日涉歷既廣應酬亦多  
茲集所編惟據存稿四方人士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  
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歌又皆編次未就將豈無君  
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一家言俾異時傳文苑者有足  
徵乎此又余之所不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  
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

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  
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為號而人莫不信  
今以鄉賢附祠學宮先生其季子云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為  
和順之德發之而為炳蔚之文措之而為正大光明之  
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於心者然也然自  
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

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下焉者記誦詞章而  
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為  
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  
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  
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  
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  
之於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  
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具宜

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書具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與否徵諸文章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凡辭說之出於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為

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為私恨也公樂與人為善辨疑答問終日亹亹有以詩文請者亦欣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蘊氣昌而詞達調高而節和閎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公所著有淨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號以欽順之嘗遍讀也因屬為

之序欽順非知言者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  
不為不久心誠好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  
未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擢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  
家居尤著述不輟當積為後稿云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塏以  
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詒之萬  
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而紀載無



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賢以名進士擢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莅湖事爰始作志戶部主事眉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制圖籍之目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君既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於篇端矣及是始命工鋟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余屬綴一言於其後欽順披閱之既竊以為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往有事於湖上者既得其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謹厥藏將永永無散縉紳君子

有志於斯世者亦得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  
惟殷阜容不既厥心乎蓋所書雖不出於一湖而其所  
關繫可謂遠且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惓惓於是也  
志凡六卷而附錄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  
物之勝樂近同於魚鳥憂遠繫於廟堂庶幾有若人焉  
亦可以想見其風采也於戲將欲奉延聖祖之德徵斯  
人吾誰與歸庸書以為後序

冷香塢韻語序

蕭君時訓子邑知名士也其清才健筆以續卷阿清廟  
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咏冷香於僻塢吾不知天之於  
吾時訓果何意邪然時訓懷竒而不售年且駸駸向晚  
其見於賦詠者宜必有怨懟不平之氣而塢中韻語吾  
乃得而遍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而興遠語峻  
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豈其有見夫在外之  
適然者要不足以為損益而在我之浩然者雖當困窮  
之際處寂寞之濱亦無害其為自得邪以是槩之則時

訓之賢於人也其亦遠矣夫以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未有所遇既非吾力所及吾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怨天者吾乃為之歸咎於天是或一道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言者其折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己出者已盡其說余無庸贅也

西昌存古錄序

宋黃山谷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為之復

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於火併祠毀焉滇南楊  
侯南金時為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於部使者  
侍御王公哲少參王公綸憲僉王公啟言所當興復之  
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韙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  
久祠以寺隘今茲之火先生其有靈哉遂檄侯規割寺  
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  
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理其租入以為之助祠  
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於舊十六七新

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君鴻謂侯茲舉實闕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著其事之本末為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錄而首之以贊詞傳序以概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孤鴻之闋文信國漢節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

祠永永有徵既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為之引辭不獲命  
欽順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  
喜之者蓋古制亡而天下之治日入於庖雜有能存之  
將亡之際復之既亡之餘世道實為有賴夫安得不為  
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  
不可諉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下退而閱  
乎是編攷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  
求先生之所以為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

所存有不在於香火籩豆之末者矣蓋先生為令慈祥  
豈第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皆可為  
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  
為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  
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  
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遠方自茲  
始夫安知將來所錄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南谷萃英錄序



邑灌溪康君士杜家溫而質美雖好文墨其平生所得  
士夫君子之作事別為卷為詩若文卷數十首益痛其  
父之早世則求哀輓之什以發其幽光卷成名曰懷椿  
樂其母之壽康則求頌美之辭以章其完節卷成名曰  
貞壽即南谷之幽曠構秋芳亭以寄傲於其間叢桂交  
香萬松環蔭有足以樂其志者則又托諸賦詠之工以  
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為秋芳亭紀勝顧其篇章既  
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手自輯錄詩文各從

其類合為一編而凡家乘之所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為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南谷萃英錄之所以名也錄成將鈐諸梓以傳示後人間造予里居請為之序其曾祖母余之曾祖姑也中表之誼蓋不容辭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然人之好之者鮮矣雖則衣纓之胄鄉曲之豪類營營於貨利之圖聲色之殉氣昏而志奪夫安知文墨之為貴乎此其人固無足論其或有好之者似能審於清濁之辨而恥於雷同之歸矣然不過以

眩一時之耳目夷考其存心制行則與夫文之所謂常  
不免於背馳致令作者往往蒙失言之譏而其篇章所  
存曾未及終其身率已為覆瓿之具斯又重可嘆也君  
生質既美且嘗從事問學孝弟忠信之大節恒謹修之  
而罔敢或踰固宜為君子之所嘉與雄詞傑句珠明玉  
潤所以光揚其父母而增重其平生者豈徒好尚之篤  
以致之哉亦夫人秉彛好德之公也然則錄始自今行  
之宜遠其後人相與世守之無失君其不永有聞乎

先德錄序

為人子者於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為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即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發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沒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為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錄之所為作

也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輒不售  
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太平又不久於其位而  
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生銘其藏侍讀南峰徐先生  
表其墓大司成冰玉羅先生為序羣賢哀輓之詩凡先  
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修諸身施之家達於鄉黨信  
於朋友而宜於小民者皆不一書蓋莫不稱其君子人  
也後以惟升考最追贈承德郎母贈安人袁氏性秉柔  
嘉婦道母儀皆足為閨門軌範亦具見於秋官主事劉

君所著墓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凡行狀輓章祭文等以為是編而毀梓以傳久遠終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匪常情之所及哉惟升起已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評大理以奏疏論掾大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再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參政所至皆有政聲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蓋傳先生之學而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為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思所以增光是錄也哉惟升間命其子邑庠生平奉以示余因

為書其首簡

稼村類稿後序

欽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豐城有王義山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為可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為歎一日稼村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劍戟森羅舉目應接不暇終卷復細

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道勁由當時之途  
轍以望古作者之門牆既及其門且駸駸然欲升其堂  
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為醇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  
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往往激詭縱恣開闔不常  
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為儷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  
時之傑作已時冠方謀鋟梓而先生已許為之序復請  
余贊以一言余曰子誠鋟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  
而好之將必有甚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矧余言不



腴抑安能增重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復來曰鋟梓已完工方束手以俟竊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贊然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玉光劍氣理不終於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為非偶然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於卷末

北上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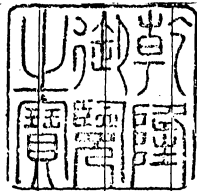
北上稿者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庚

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簡命考應  
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為務禁不作詩事既成乃隨事有  
作逮還朝陛見畢遂裒集以為此稿而以北名之蓋  
首尾僅餘四句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  
第五子鏞今為南京刑部檢校以刻於梓而請序於余  
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  
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輒附名於  
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因憶早歲

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之為文不屑屑於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為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為發揮事業之本雖汎覽載籍而不為徒博公之為人寬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儷美於鄉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為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為憾蓋別去數年而公

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觀之讀其長篇短章類若銜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物理模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概見矣公在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洗馬調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監祭酒為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蓋鄉人有李孜省者以左道幸愷公不與還往陰中

傷之攷省既敗會兩京連缺祭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  
雅不為當軸者所喜猶歷外服數年乃見擢然公於升  
沈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  
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  
甚富晚遭回祿稿皆散亡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  
刑檢兄弟方悉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為之  
權輿耳嗚呼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整菴存稿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整菴存稿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整菴存稿卷九

明 羅欽順 撰

序 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為文若詩凡若干首首宋嘉定進士曾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賦銘贊箴詞諸體畧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後人乃興如



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鋟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充魁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為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

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畧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容有興廢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為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邪然

則斯集也豈徒為劉氏觀美乎哉魁字煥吾早領鄉書  
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生遊可  
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輒相與一言之  
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為言亦欲公之天下  
也

義田綢族詩序

義田綢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為友竹陳公作也  
公以廣信太守進參政致仕歸諗其族人得貧而不能

自給者凡二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謚問曰吾居官受祿嘗歸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溫飽欲割田賙之汝其謂何謚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為多寡之差割凡三百餘畝授之券俾為永業惟不得售於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既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長篇短章颯颯乎碩碩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己者歟公之第廷

璣卒業成均得而裝潢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  
告請序其端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為命者也王政惟此  
為重井畫而區授實為太平之基自付授之權不屬於  
公而田之在民者有無多寡往往懸絕民之不幸而不  
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為之慨  
然太息顧其勢既不能大有所為則姑度其力之所能  
為以濟其勢之所可及而義田遂為盛舉蓋其事始於  
宋之文正范公至於今累有繼焉友竹陳公其一人也

夫以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井田未易遽復至  
於裒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固優為之矣  
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惟  
兼濟斯民之為懍義田之舉未足為公多也然後之效  
而為者益多則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為不幸中之幸  
而公之遺愛蓋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子能繼公  
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不但陳氏二  
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夫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偶有

見於天下無不傳也況諸作皆膾炙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於余言亦其孝友之至情也愧予言不文不足以爲公重或者因附茲舉而行遠則未可知公名廷璉字宗器友竹其別號廷璣學行俱優稱爲其第云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間奉其族譜求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爲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譜及

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禪穆承傳世凡二十支分派別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之後六世則有仁化縣尹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國朝其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能惇修行檢守詩書之業不廢故曲山之族表然望於廬陵一道近擢桃源縣丞其



於文昌蓋十七世孫也族故有譜創修於仁化尹繼修於修撰尊府贈左都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又相與補其未備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敬諫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髮加損惟於譜後別為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末及所得累朝誥勅至於祠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者皆附錄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之人

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謂仁且孝矣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為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祖宗之遺脣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乖爭矣推一念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不容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途豐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啟大其後者固無往而不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於蕭氏後人幸不迂視吾言務相與敬修其實

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哉是為序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晉安太守祿者為多若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邑其初乃出於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牒弗傳故耳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於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忘其先而惇叙

其族其敢後乎蓋南安之後有諱十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屯遷居邑之東北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懷興乃據先世所遺宗派圖稍加編輯畧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懷興從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仕即櫛以隨參互考訂旁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編首姓原次世系圖又次世傳以及

衣冠圖恩命錄之類凡十類為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  
於是乎流派所自如水之有深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  
衆體傳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  
其本始其尊祖之孝睦族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  
詣余請序其端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  
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之仁  
人君子作為譜牒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則亦徒  
為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之族哉抑

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之亦何以克夫天之所降也哉天之降才固無靳於林氏之族有以克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所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茲譜惓惓之意也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氏之居泰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牒無復存者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舊聞旁

咨故老輯為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據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續之皆有板本行於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餘年後生繩繩已多斑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其承傳序次將久而或淆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義官光序君慨然以為已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既克成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也屢以君意來速夫君子之

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非以為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  
一源視萬猶一者君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  
也凡族之有譜將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於支  
派之異雖異而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  
可以不明其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  
而其族之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蓋譜之所繫  
其重如此而可以無作乎有作於前有續於後斯其族  
為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



出乎其間然所致美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宮室  
玩好而已至凡倫誼所繫如譜牒之類求其有能究心  
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貴雄乃能上體文貞與叙  
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牒為重此其志識殆有過人  
者矣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  
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齋登仕之八世孫也  
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著稱於鄉至君式克承之以  
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於戲楊氏之世德盛

矣凡為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書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於宜城之墟後徙於枝江春秋時為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長沙而蔓延於豫章豫章之族既蕃遂為其郡之望然歷年久遠末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難保其無謬也今吾

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其著者亦各自為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裔也其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繫乎其人若書院之羅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洞晦五代時由邑之中園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昭穆相承二十餘世其人之衆殆數千指往往惇朴質直力本而知學雖富不驕所與婚媾交游多時之名宗宦族茲其所以著稱於吾邑也其族有譜作於洞晦

五世孫弘後嘗累累增修入國朝又百餘年而譜益大  
備則處士爾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輩之力也處  
士益惓惓以譜牒為重嘗求內翰東里楊公永豐曾公  
二三名賢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鐫梓以頒示族人  
未果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  
不勉族人皆喜贊使必成以予同宗遂來求為之序嗚  
呼吾宗之族於書院也可不謂有人矣乎事實不可以  
偽為名稱不可以倖得有如爾輔君祖孫三世皆卓立

不羣用能協心以成茲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薰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稱彌著也哉余又聞爾輔君嘗置祭田學田及役田皆所以為維持宗族子孫久遠之計後之人尚克謹承其志惇孝友服詩書益圖其遠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則茲譜之傳雖百世未有已也余辭不腆然於序宗家之譜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既成遂謀鋟梓以傳信於後今是其族之彥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循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族姑夫曾君主善復申致其意二翁皆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余素聞張氏居中塘者為萬安舊家然未始見其譜及今觀之始知其先蓋出唐曲江公曲江之後有來家吾吉豐之恩江鎮者一分而為坳上之族再分而為吉水田心之族三分而為中塘之族曰遐年號顏齋者中山之初祖也由初徙

至今垂四百年自顏齋以至於德大凡若干世其顯者在宋則有大理評事仲才在國朝則有龍陽主簿鵬遠其他率隱居不仕而以行義見稱於君子者往往有之考其近世若濟遠永高之父子士洪士魁士敏士昂士淵之兄弟或以長厚稱或以豪邁尚義稱見於諸先正之序不誣也其在於今若一和之秀朗循讓之詳練循愛之篤實德大之靜顓又皆克稱其家蓋中塘之族其可稱者宜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不謂世有人乎其族

故有譜遭元季兵燹而逸濟遠據所聞知始復作之間  
與諸子若孫躬訪田心坳上之族求其舊譜之存者參  
互考訂而本源益明迄今再加修輯而支流益備凡其  
生卒之歲月娶某氏葬某地子男女幾人各詳註於名  
字之下而闕其所不知可謂慎矣夫君子之作譜蓋本  
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為維持久遠無窮之計然而猶  
虛器焉族之所以睦者人也今中塘張氏譜成板本且  
行於其族其直以為美觀乎抑將由此務相與致其親



睦之實乎誠使相親和睦有加無已其氣薰為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丕顯益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為張氏序茲譜惟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加之意哉是為序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表侄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子姪益繁名字

אברהם בן יצחק

補缺惓惓焉不遺餘力然亦安能遽底於明備乎迨茲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朝廷之上遺文墜典一皆討論修飭以成煥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後規者或開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為一人之私藏而未為一族之公器亦往往旁搜博采燦然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茲譜亦其一也夫以張氏之族固久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亡至於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墜不係於世道之升降

可乎世當彌文而其族之彥又有尊祖敬宗知所先務如九瑞兄弟者則茲譜之重修良亦非偶然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保之有道時之盛貴乎出而有為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人尚惟禮義是惇詩書是悅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過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茲譜也因序以致規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先

本丹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為豐城鈴轄因家其邑之  
黎塘其曾孫令堯徙建昌簽判令堯之子也以行縣至  
永新而卒子泰川遂留家焉至今南京刑部員外郎公  
亮凡二十世矣族故有譜宋亂為兵燹所焚員外曾大  
父時濟府君夙有志編輯會膺貢入太學得從文穆胡  
公學士解公遊因以譜事實之二公曰虛無傳疑實無  
忘遠可矣乃編自簽判始每五世為圖一如歐陽氏譜  
法然猶泝及鈴轄列書其世以識其所自來至十六世

而別為六堂子孫益重則堂各為圖以便考覽或徙居  
他處贅入他姓皆謹書之名之曰通譜譜成告廟人授  
一帙而府君尋卒於今又百年矣枝分蔓衍戶益竈增  
員外尊先生封主事君乃率族人因舊重增至二十二  
世稿將脫以書命員外請序於余余惟甘氏之居永新  
可謂久矣考其世德固多鬱而未揚然更宋歷元陵谷  
之變遷鄉阜之升降何可勝數乃能保其家族以不墜  
遂盛於我國朝則其世有人焉豈不從可知乎方國朝

之興也永新有周安者嘗據邑以附偽漢甘氏之傑廷  
瑛兄弟六人不義其所為拒之甚力湯東甌王提兵至  
嘉其識畧欲舉以聞廷瑛固不願仕乃酌之酒而勞之  
曰而後其昌今逢橋一門累千數百指皆六人者之後  
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濟府君雖出而未試至員外而  
遂顯開敏端詳足為遠器而其兄國子生公惠亦以文  
學起聲價將聯翩嚮用於時東甌之言良有徵矣是知  
發揚之盛未始不由於鬱積之久豈與夫行險徼倖者

較工拙於一時哉凡是譜之重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致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腆何足為甘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庸述所聞及封君之所為惓惓者以為之序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靜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於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國朝永樂初已



陵訓導彥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  
宛丘於周太師彥卿為五世孫云其裔孫衍觀以山東  
布政司右參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徧加蒐輯因殘  
以求備推故而為新既成編錄寄其族弟今南京刑部  
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  
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例參議君所自作序引三  
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篇特舉其宗先舜功所得於  
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以為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

顧惟不敏無容復置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  
竟不余釋乃從而申之曰符氏之族於今凡數千指窮  
通約泰固有不齊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子  
孫皆為君子者乎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  
願其族人奕世皆為君子者乎欲為君子無他由於義  
而已矣夫出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  
所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辨之欲其明行之  
欲其力參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為有見哉余敢以此

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者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義之是由則所以增光茲譜者端有在矣二君皆發身進士歷官中外勤敏而端慎表然皆以君子見稱於當時用能亢符氏之宗以為茲譜之重以引以續夫安得不惓惓焉有望於後來者尚相與深念之哉

龍陂謝氏族譜序

世久而族蕃譜不可無作也譜作則源委明昭穆辨戚

疏之分著顯晦之迹彰一展閱間必將惕然有動乎其  
中者仁讓之行詩書之業相與惇其所未厚廓其所未  
宏則於前為有光於後為可大此譜之所繫未可以輕  
視也故凡有志於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嘗不以譜  
牒為重吾邑龍陂謝氏距吾家僅十里許其先子發甫  
當宋之季自安成之辛里遷於龍陂之上肇建厥家於  
今八九世矣其子姓日益蕃衍而故址頗隘則又析居  
九城若梅塘若墨湖若橋西若下篠若西岸若楊村其

人大抵惇本務實而勇於自振由科貢而起者累有見焉蓋駁駁於光大者也其譜之舊自其初祖弘至子發甫凡五十四世子發四世孫仲武乃作龍陂之譜始自子發而下別為世次以垂諸後而舊所傳錄者猶僅存之不敢遺君子以為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某某襄府長史公之從弟顯朝從子世高世祺世鈞與其孫某某益府典膳教悉心搜訪疏遠畢載而譜遂以克完其鉅梓有日矣適余得告歸省乃相率來謁請序其端惟家

嚴封君與長史公實同領鄉書教父叔於余皆嘗以文  
會可謂世契諸君又禮請其何說之辭夫前人之用心  
後之人所當深體而篤念之以求無負焉斯可矣凡諸  
君之完是譜所望族人子弟者豈淺淺哉心其心以事  
其事使將來之光大視今日有加無已此固其族人子  
弟之責余既不辭而序茲譜亦不容無厚望也尚相與  
勗諸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以  
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為之君子之所先莫大於  
文行誠能汲汲焉用力於此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  
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而譜牒亦  
其一事凡族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莫能脩之譜  
牒不脩則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睦之風鮮  
不微矣前代雖有顯者其風聲事迹亦不復接於耳目  
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能免於卑陋而聿進

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家族者即其譜牒之廢  
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  
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  
自金陵來官泰和遂選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  
以至我朝蓋數百年矣在宋累有中鄉科者而未大顯  
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貳守仲恭梧州嘗奉其先人  
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系圖創作族譜譜成而自為之  
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



姪日益繁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某某與其族之文學士某某輩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會余蒙恩歸省諸君乃介余姻表歐陽君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惇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日廣為二君所稱道者亦皆合乎鄉評有以見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君之請於序遂不復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

見聞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著本原詳支派別昭穆辨親疎人倫之明風俗之厚實惟有繫於此故自昔知禮之君子莫不以譜牒為重前有作矣後必從而續之凡以為久遠無窮計耳吾羅氏之在吾吉聚族而居者良不為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吉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聞國初有弘文館學士復仁宣德間有

工部侍郎汝敬其才猷風烈雄奇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貴藩大參璞督府經歷瑋靖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焉大參之閭疏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士夫莫不推重蓋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於天下也宜哉大參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有三矣一旦攜諸孫棹扁舟沂流二百餘里特來訪余以其所重修族譜屬為之序余多病筆研疎且久顧惟大參年德之重意氣復勤勤懇懇又

可辭乎敬受而閱之乃知其先蓋出唐吉州刺史崩崩  
卒於官子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  
分居吉水是為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  
世曰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參凡十有八世  
沂而至於刺史崩蓋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宦具列於圖  
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若竹  
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溫教汝寬皆嘗致修續之功  
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參乃竹林七世孫而工侍之諸孫

也其所重修尤為詳慎且捐已資鋟諸梓而傳之族人  
嗟夫大參以踰八望九之年而於修譜一事惓惓焉不  
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老而彌篤也已凡  
其族人子弟盍相與勉修其德以增光斯譜也哉蓋其  
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以自立為孝子為第第  
為良吏為名臣為幽貞之士而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  
矣夫如是則於大參之用心斯為無負而桃林之盛詎  
可涯哉庸書此以為序其從大參來者邑庠生體昂道

同有慶也

義城黃氏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逾盛非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功德有可稱足以為數遺之本承其後者又能惇詩書飭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之道固宜歷世綿長而蕃衍昌大有加無已也歟觀於吾吉之廬陵義城黃氏其亦可徵也已黃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之亂能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室家皆相與歸

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宋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宣教郎致中秘書公符少監子克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國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今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於鄉邑者往往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而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

自國琛大父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始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為之序著其世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夥而譜未之續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於族衆重加編輯合凡二十幾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既脫將刻梓以傳適御史以微累謫嶺南因俾謁余請序諸首簡余與御史嘗同朝雅相善誼不得辭也蓋聞人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廢而收族之要惟



賴譜牒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是非其心之厚於仁乎是宜特書以著其美御史發身進士端亮忠鯁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蘊以大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為茲譜重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組蟬聯牆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猷為克敏三也三者之

中才賢為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為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衍富貴云乎哉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諱慶者為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六傳而至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遷上模遂定居焉又五傳而至喜喜生三子曰仲機仲美仲介仲機之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美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歷年多庶則累千富或冠邑而上模一派在

國朝尤顯始自洪武迄今嘉靖中鄉科登進士第者累  
累有人其他或以貢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叙  
踵相接於仕途若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  
風節殊偉則其族之泰山北斗也族故有譜續於梧岡  
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於梓然獨詳於居上模  
者凡他徙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僉議修續遠近  
翕然於是上模推峻光民譽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  
堅楊梅推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脫稿書法一

遵舊譜而合離收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勤  
矣梓既具遂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有連  
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嬪淑人皆其族出外  
舅恩例冠帶西磐先生今年八十有四蓋舊譜中之晨  
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雖衰鈍可無一言以相茲盛舉  
哉夫族之盛也以人即是譜而觀之維持之方光大之  
實曾氏世有人焉槩可見矣然余之望之也豈不欲其  
人人皆為才且賢乎夫富與貴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

命人人有貴於己者求則得之誠於所不當為者赧然而不為所當為者奮然為之如弗及所謂猷為之克敏者孰加於此隱亦此道顯亦此道身安而用利倫叙而家肥職修而業廣將其族之盛也庸有既乎余不佞嘗聞與人為善之說矣况乃綢繆之好義均骨肉遠期厚望宜不容已凡列名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整菴存稿卷九